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  
第□九種 老作孽 沈登雲 求嗣真銓

男女雖異，愛欲則同。老年人只宜安靜，樂享餘年，切不可尋少艾在旁。不是取樂，反是自尋苦吃，又是自討罪受，於人何尤？

予曾著《笑得好》書，載有老人房事、修養、軟圈、跪香、尋齒等說，極其形容。不是有意嘲笑老人，正是諫老人也。

富貴之家，每每老夫多娶少妾，或老而斷弦，仍娶幼女，只圖眼前快樂，不顧後來苦楚。要知老人之精力，日漸衰敗。在少年婦女，青春正艾。若要遂其歡心，則將滅之燈，何堪頻去其油？必致疾病叢生，身命隨喪，甚可畏也；若要不遂其歡心，則女雖有夫，如同無夫，孤守活寡，誤害終身，衾寒枕冷，日夕悲怨，於心何安，甚可憐也。若要防閒太緊，則女必憂鬱生病，往往夭死，豈不大損陰德；若要防閒稍寬，則種種醜事，遠近哄傳，豈不大辱家聲。總之，老雖愛少，怎奈少不愛老。憎嫌之念一起，雖烈婦亦生心外向。請述者自想：何必貪一時之樂，而受無限之苦耶！

婦女生來情性，猶如流水，即以少配少，若有風流俊俏之勾引，還要奪其心肺，何況以老配少？既不遂其歡心，又不飽其慾念，小則淫奔，大則蠱毒，甚至計謀害命。此理勢之所必然，每每極多，可不凜然。沈老之作孽，還是三婦人不曾同心計謀，留得病死，事出萬幸，未可以此為法。

康熙初年，有個沈登云。他居住揚州南門外，年已六□歲，精力強健。

他生平壞病，終日只喜謀算人的田地，盤剝人的家財，自己掙積，約有六、七千金事業，僅好過活。有了正妻，又娶一妾，只是並不曾生一個兒女，此是沈老兒做人殘忍，所以上天令其無後。

到了六□歲大壽日，親友來祝賀的甚多，沈老兒備了許多酒席，款待人眾。自於席上，忽想起年周花甲，尚無子息，好不苦楚，因流下淚來。近他的座上，有個樊老者，約有七□餘歲，是他的好友。看見他苦惱，因勸慰道：「我也是六□歲上無子，現今生了兒子。雖然幼小，畢竟可免無後之議。你既悲傷，何不再娶個如夫人來家，還可生得一、兩個兒子出來。空空流淚，有何益處？」沈老感謝他：「教得是。」散了酒席。

過了幾日，算計又要娶小。家中原初的妻、妾聞知，齊勸道：「有子無子，都是前世修來的。若命裡無子，就娶一個來，也沒得生育。不如安分過活，何等不好？」沈老不依，主意要娶，尋了媒婆，各處說合。

尋了三叉河鎮上范家女兒，名喚二姐。這女兒的父親已故，只有寡母在堂，女纔□九歲。因高不成、低不就，媒婆來說：「沈家有幾萬兩銀子的財主，田地極多，一馬也跑不到，家裡陳柴臘米，穿金戴銀。若是嫁了他，如何享用。他情願把岳母如何養老送終。倘若生了兒子，萬貫家財，都歸你手裡執掌，造化不了。只是莫忘記了我說合的謀人」。

婦女們沒得見識，聽了這些話，滿心歡喜，竟依允了。可憐把一個少年如花的女兒，活活葬送了。不多時，這沈老兒事事豐盛，娶了范二姐過門。見了這少年標緻女子，極大的歡喜，牀上的事，曲意奉承，□分努力。范二姐原是黃花女兒，情竇未開，趣味未知，混過了滿月。這沈老兒因扒得多了，雖然強壯，終是年老，身上就添了好幾般病痛，看看再扒不得了。添了那幾樣病？

頭裡昏暈，眼裡流淚，  
鼻裡清涕，喉裡痰喘，  
心裡火燒，肚裡脹塞，  
腰裡酸疼，腿裡軟癱。

沈老周身病痛，請醫百般調治，醫令：「獨宿保養。」原舊的一妻一妾，不必說起，仍是常守活寡。新娶的范二姐，如何守得？捱過了兩個多月，沈老的病症，幸喜好了。怎奈那下身物件，竟軟如棉花，一些不硬，扶捏不起，如何幹事？沈老捨不得范二姐嬌媚，未免做乾工夫，越挑撥得二姐春心繚亂，情興火熱，無處發洩。沈老沒奈何，只得睡在二姐身上，將物件勉強挨塞。不料，這件東西綿軟折轉，他還在上疊個不了。

二姐怒啐道：「我裡邊一些也不曾進來，你還在上邊疊個什麼？」沈老也自覺沒趣，只得扒將下來，說道：「我有許多錢財，又有許多田莊，我與你穿好的、吃好的，盡好快活過日子。」二姐惱怒，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：『良田萬頃，不如日進分文。』我要家財何用？」沈老又勉強應道：「我因害病，被你吵笑，待我調養幾日，與你耍耍，只怕你還要討饒哩。」二姐把手在沈老臉上一抹道：「你自己好不知羞，還來說大話哄人！」因而男女俱掃興而止。

自此以後，二姐看見俊俏後生，恨不得就吞在肚裡。只因嫁了這老年人，不由得她不痛恨母親，不由得她不咒罵媒人，苦在心里，說不出來。

偶一日，在後門口閒玩散悶。看見一個美少年走過去，彼此對看個不住。正在看得有興，忽被家人衝散。原來這少年姓張，因他生得標緻、俊俏，人都叫他做「賽張生」，只離沈家半里路遠。此生一見二姐，魂都留戀，每日來盼望。一早一晚，竟與二姐勾搭上了。你貪我愛，如膠似漆，乘沈老養病，不必紅娘勾引，亦不必跳牆。每晚竟是二姐於更深時，從內裡開門，接迎「張生」入房做事，黑早送出。原舊的妻妾以及家裡人，俱也知道風聲，都不管事。如此往來，也有兩個多月。

一日晚間，沈老到二姐房裡來，在門外聽得有男人在房內低聲嘻笑。沈老著實動疑，敲門多時，二姐假推睡著，將人藏躲桌下，纔開門。俟沈老進房，於黑處遮掩放出。沈老只推不曾看見，說了幾句閒話，回到書房裡再三思量：「若要聲張，只恐醜名遍傳，如何做人？若要不聲張，如何容得？」想出一計，正屋後一進有高樓三間，沈老將二姐移到高樓上做房。

二姐恐沈老疑心，只得依從。又著原妻妾看守，不許下樓。沈老又在樓旁一間屋裡獨宿。沈老只是病不離身，有一長者來候他的病，也略知他家些消息，因勸他道：「尊體年老多病，何不把二位小夫人早早配與人，就積了些陰德，又省了些煩惱，且又得了些財禮，豈不甚好？」沈老口雖答應，心還不捨。

過了兩個月，二姐日夜思想那少年，漸漸飲食減少，面色枯黃，醫藥不效，意成了相思百日癆。果然，未滿百日，嗚呼死了。二姐的寡母來吵了幾場，哭死了幾回，過了□多日，伏在棺上死了。

這「賽張生」，終日在後門前癡望，杳無消息。買棺的日子。纔知道二姐日夜相思死了，這「賽張生」走頭無路，只得回家，日夜痛哭了幾□回，著實想念不捨，白日裡看見二姐牽了去，竟是「活捉張三郎」真正戲文，也是他奸人的妻女現報。

沈老原初的妾，終日孤眠，守得沒出頭日子。雖看上了幾個人，奈看得嚴緊，總不能到手，隨後月餘，也憂鬱死了。原配首妻，無人做伴，孤苦伶仃，終日煩惱，不上半年，也往閻家去了。沈老見兒女不曾生半個，一妻二妾都死了，心上好生不過意，好生孤苦淒慘。看見原初妻、妾的兩個棺村，想起當日她兩個人曾說許多好話，勸我莫再娶小，只因我一時昏迷，都不依從，致有今日，痛哭一場。

又看見寡婦的棺材，想起她在生時，費了多少辛苦，養成一個上好女兒，指望配人圖後來快活養老，都因我不曾把她女兒安置好處，坑害死了，以致她衰年無靠，苦惱死了，又痛哭一場。及至看見二姐的棺材，又想起初婚的月內，我與她兩個人恩愛綢繆，何等親厚，都因我不自諒衰老，早遣另配，保全她性命，以致把她活活害死了，又痛哭不止。

自此日夜悲啼，聲啞淚枯，病症日添，服藥不效，時常看見寡婦同三個婦人討命，沒有幾日，活拉了去。族眾並不理著收殮，都來吵鬧家財。停屍四日，臭氣薰人，蛆蟲滿地，方纔草率買棺入殮。幸有一個略好的，將公項提起些須，僱人把五個棺材擡去埋了，隨即把房賣銀瓜分。

可歎這個老兒，只喜謀算人的家財，苦掙一生，不曾做件好事，只落得將許多產業，一旦都分得精光。他把四個婦人性命，活活的坑害死了。後世又不知如何果報？豈不是老來作孽，世人不可不知警戒。

求嗣真銓

石成金天基

今之無子者，往往多置少姬，恣行淫慾。要知妾婢既多，嫌疑必起，一遇妒妻，遂有冤屈橫死之慘。其為我寵者，枕席迭侍，精液內乾，其究也，必成我之病。外或不能遍御，幽閉一室，怨恨愁苦，滅絕上天生種子，其究也，復成人之病。因無子而造諸孽，因造孽而愈無子，且以少年之妾，守一衰邁之翁，徒苦人子女為活寡婦。如此損德而慾望生子，何能哉？況精竭神枯，一旦棄世，其間醜名播揚，閨門失節，尤多不可言者。從來寡慾多男，每見富貴之士，一子或艱，貧賤之家，多男為累。總在慾之寡與不寡，異之也。

昔一人無子，有醫者教之，保惜精神，忽過思過勞，勿大憂大怒，俟經淨施之，有娠即異榻。如此半年，果然生子。要知生者，生道也。若不以生生之道，求之，何能應乎？要法曰：「莫陰險、莫殘刻、莫殺生。」凡種種無子之行，俱悉改除，久之又久，未有不獲多男之慶矣。